

长篇历史小说

梁绍辉 著

争霸春秋

秦晋恩仇



湖南人民出版社

637337

争霸春秋

秦晋恩仇

梁绍辉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C0328983

责任编辑：李思远

装帧设计：陈 新

争霸春秋

秦 晋 恩 仇

梁绍辉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78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9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

字数：464,000 印数：1—6,000

ISBN 7-5438-1714-4

I·226 定价：20.00元

目 录

一	献公伐骊	(1)
二	假途灭虢	(20)
三	初入桃林	(40)
四	穆公迎亲	(56)
五	五羖买奴	(70)
六	蹇叔出山	(88)
七	申生遇害	(105)
八	重耳逃翟	(123)
九	里克杀孤	(140)
一〇	夷吾得国	(156)
一一	秦晋结怨	(172)
一二	韩原大战	(188)
一三	割地求和	(205)
一四	再次出亡	(224)
一五	万里奔齐	(240)
一六	乘醉遣夫	(259)
一七	周游列国	(275)
一八	离楚入秦	(291)
一九	怀嬴再嫁	(308)
二〇	重耳返晋	(325)
二一	文公勤王	(342)
二二	德服温原	(363)
二三	联军伐郟	(380)
二四	楚王围宋	(398)

二五	晋侯兴师	(416)
二六	血洗陶丘	(434)
二七	计激子玉	(453)
二八	城濮交兵	(471)
二九	践土立盟	(492)
三〇	元咺告状	(511)
三一	围许伐郑	(530)
三二	兵会崤山	(550)
附	古今地名对照表	(569)

一 献公伐骊

鲁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68年)夏,由晋国士大夫士芳精心设计、督造的新都绛城竣工。绛城北傍汾河,南临浍水,西边是水而辽阔的王泽,东面是军事重镇阆廷。城南更有虎祁邑,临江扼险,控制曲沃通道,真个是关津叠叠,壁垒重重。这天,继位不久的晋献公诡诸,兴致勃勃地登上城楼,看了新城体势,既有金汤之固,又兼山水之美,十分高兴,重赏了士芳,感激地说:

“先生收河泽之利,制阆、虎之险,扼翼城于东,控曲沃于南,用心周到,谋虑深远,寡人从此安而无危!”

“主公言重了。要说用心、谋虑,士芳偃也不敢偷懒,只是这安而无危,未免言过其实。”

“新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加以东有阆廷,南有虎祁,一体两翼,寡人以此东拒翼城之敌,南阻曲沃之兵,岂不安而无危?”献公说。

“自古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体两翼,地利而已,并非人和。人面不和,岂能有安?”士芳说。

“这话倒也不假。天时地利好说,这人和确有难处。自我武公并晋,翼城尽以曲沃为敌;寡人继位,桓、庄诸公子又以寡人为仇。是以寡人既不敢居曲沃,更不敢居翼,以此才烦大夫营建此城。如若能和,何必多此一举!”献公十分无奈地说。

“如此说来,不仅营建绛城不安,即使再筑新城仍然可危了。”士芳说。

“这是为何?”献公不解。

“所谓天时不如地利者，天时管一时而地利管长久；地利不如人和者，地利为不动之物，人和乃转动之机，主公居曲沃则在曲沃，居新绛则在新绛，岂是一关一水所能阻隔？”士芻分析说。

“如此为之奈何？”献公着急了。

“办法终归是有的，就看主公的决心和勇气了。”士芻说。

“为了国家社稷，寡人何等决心不能下，何等勇气不能使！”献公坚定地说。

“如此甚好，士芻请尽杀前晋与曲沃群公子！”士芻说。

“这个……”献公犹豫了。

不怪献公犹豫，只因此事牵连太广。其实曲沃与翼城的矛盾，以及曲沃内部群公子与献公的矛盾，全是嫡庶间的权力之争，而这种矛盾的苗头早在一百三十年前就有人预见到了。

晋是周武王之弟唐叔的后代，初封于冀，国号晋。晋穆侯七年，兴兵伐条，遇到了条人的顽强抵抗，双方死伤惨重，从此与条人结下深仇。就在这年，穆侯夫人齐姜生下了第一个儿子，为了记住这个教训，穆侯为儿子取名曰仇，并立为太子。三年以后，他出兵攻打位于西河的千亩，旗开得胜。班师回朝，夫人齐姜又得一子。因为作战顺利，穆侯为他取名曰成师。著名占卜家兼政论家师服当即发表评论说：“怪哉，君之命名也。太子曰仇，仇者冤也，日后难免冤屈之时。少子曰成师，成师者成事之师也，日后必有成功之日。一成一屈，能无乱乎！”

师服不幸而言中，十七年后，穆公死，穆侯母弟殇叔自立。四年之后，太子仇在弟弟成师及其党羽的帮助下击败殇叔，立为文侯。文侯在位三十五年，子昭侯立。昭侯迫于叔父成师的强大，封成师于曲沃，号曲沃桓叔。曲沃本比晋都翼城为大，加以桓叔好德，又善于经营，迅速强大。桓叔死，子曲沃庄伯继任。庄伯多次伐晋，因为周王的干预，未能成功。庄伯去世，子曲沃武公继任。武公总结了父亲庄伯的经验教训，乘晋人不备，向翼城发起突然袭击，一举灭晋，而将所得全部宝器献与周王。周王得了重贿，承认

了武公的合法地位，于是曲沃武公更名为晋武公，成了始封祖唐叔虞的合法继承人。

武公灭晋，已经是六十七岁的暮年了，两年后去世，献公诡诸继位。而今献公面对的不仅是翼城方面的残余势力，更有曲沃方面桓公、庄公一大批想得而未曾得到理想好处的嫡庶公子。其中有在都城任职的，有在地方割据的，粗略数来，至少百人以上。对如此众多有权有势的公子要一个不剩地“尽杀”，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看来主公是无此决心与勇气了。”士芬见献公长时间沉默，这样激他。

“非寡人无此决心勇气，只是群公子人数太多，势力太强，仓促间难以得手。”献公说。

“群公子多在主公身边，各有职位；不在身边者亦互相联络，一呼百应，故不可力擒，只能智取。臣请以庆贺新城落成为名，大宴宗室、群臣。然后……”士芬没有继续说，右掌往下一砍，作了个简单的杀头动作。

晚秋时节，天蓝水碧，新建的绛城有如雨洗冰清，一尘不染。来自曲沃和翼城的车马，塞满了城中仅有的东西两座驿站。也有那不想在新绛住宿的，将车马停靠在临时搭起的草棚里，徒步入宫。

“放着翼城和曲沃现成的宫室不住，却来这里建什么新城，劳民伤财，祖宗留下的这点基业，非全毁在他手里不可！”一位五十过头，手执马鞭的男子，一面指点着街道两旁的建筑，一面向旁边一位中年男子说。

“谁说不是呢，这诡诸压根儿就不是作国君的料，贪婪残忍，一味逞强，什么民病民瘼，全置脑后，比之他父亲武公之喜功好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年男子说。

“武公并晋，虽然耗费了资财人命，但毕竟于曲沃有利，这点非

诡诸所能比。应该说诡诸较之其父武公，病过之，而德不及。”持鞭男子纠正说。

说话的是从曲沃来的一对亲叔侄。执鞭男子是武公的同母弟、庄伯的儿子公子及，另一中年男子则是他的侄子公子有，两人都是献公的近宗。公子及为人聪颖，极有谋略，武公晚年，主要由他辅政，在朝中很有威望。他是反对筑新城的，在他看来，国君只有管理好国家的责任，而没有任意挥霍的权力。所谓天生烝民，树之以君。树之以君的目的就在于为人民谋幸福，就像人们种树一样，或者乘凉，或者得实。

“可惜我们晋国没有鲁国的传统：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不然，公子继位，岂不是国家社稷之福！”公子有说。

“这也难说。鲁虽有此传统，也不一定遵照施行，即便施行，也不一定尽得明君。这天下之难，莫过君得其人、国得其主了。”公子及说。

两人边说边走，进了皋门，来到外朝。庭中的九棘三槐虽已种上，但却十分矮小。

“真是庸人多败事！这九棘三槐不从外地寻找大树移栽，却用这等矮小苗儿，待它长大，这诡诸也该老了。”公子有这样批评说。

过了外朝庭院，便是雉门了。这雉门高矮宽窄，全与翼城故宫相同，只是所用石头更加考究，磨洗更加细致。公子有用手在上面摸了摸，如脂似膏，细腻腻地，光滑滑地，顿生反感：

“古者茅茨不剪。这些败家子弟竟如此造作，鬼神不佑！”

公子及也未搭话，领头直往前走。绕过议事朝堂，进了路门，径向燕朝走去。他知道今天不是在朝堂议事，而是在燕朝举行空前宴会。

公子及来到燕朝，厅内已经人满。人们见他到来，刷地一声立起，靠近门边的还垂手躬腰，恭敬地说道：“问公子大安！”献公一旁见了，十分不是滋味，心想：“若非士芳今天这个主意，寡人岂是他对手？”

看看人已到齐，士芳站在厅中，手持酒盅，大声说道：

“为庆贺新城落成，主公特设此宴，与宗室、大夫共乐，请诸位满饮此盅！”

接着是献公出场，在士芳的陪同下去各席敬酒，互相颂扬，气氛浓烈，热情高涨，新建的燕朝大厅热闹得火烧火烫。周时是严禁群饮的，周公《酒诰》说：“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以周公之贤，对聚众饮酒的尚且如此不放过，交代全抓起来，押送回朝，他要统统杀掉，就可想见一般了。愈是戒禁森严的愈是稀罕，人们难得有此盛会豪饮。加之菜肴丰盛，细脍之鱼，烂熟之狗，豚肩鸡腿，牛脯羊羹，无所不具。因《王制》有“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的规定，这牛脯羊羹也是不可轻易吃到的，于是人人放量，个个开怀，很快达到了高潮。

公子及与公子有本是带有几分敌意入席的，经不起气氛的感染，也很快被融了进去。就在这时，但见士芳高高举着的酒盅用力往地上一摔，埋伏在大厅幕后的武士应声而入，不顾朝中大夫，单向各宗室公子猛扑过去，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三人一组，顷刻间所有在场的公子全部捕获，计有武公所属公子及、公子有、公子能、公子屈等十九人，桓公所属公子朗、公子盛、公子开等三十三人，原翼城旧公子四十人，共八十二人，当场处斩，车马、奴婢及宫室、财产一律没官。有那因故幸而未曾与会的，闻此凶信，急急外逃。有往南奔虢的，也有向东奔骊的，一时间急急匆匆，大似漏网之鱼，丧家之犬。

“恭喜主公。应杀一百二十二，已杀八十二人，在逃四十人。其中逃虢三十人，逃骊十人。虽有四十人在逃，但为患最大如公子及、公子有、公子盛等均已就戮，国家可保无虞。”三天之后，士芳这样向献公报告此役的战果。

“寡人闻之，除恶务尽。今有四十人在逃，其中竟有三十逃虢。而虢为我世仇，平王时伐我庄伯，桓王时伐我武公，今又纳此叛逆，能不再次伐我？寡人欲兴兵伐虢，先发制人，先生以为如何？”献公

说。

“虢公周王亲信，国力尚厚，所助又多，不可轻意言伐，不如伐骊。骊本西戎别种，不属中原，而占有河东膏腴之地。主公灭骊，既讨纳叛之罪，又能扩吾疆土。且闻骊有好女，正在妙龄，主公取之，岂不一举数得！”士芳说。

这晋献公是权、货、色三者均好的贪夫，听了士芳一番分析，立即来了兴头，吩咐大司马调集兵车三百乘，大举伐骊。

骊是位于晋东的异族小国，也叫骊戎，地处沁河以东，太行山以西，多以畜牧为业。而骊主克洛酋长则是这个部落国家最为突出的放牧能手。

克洛酋长今年五十五岁，十岁开始放牧，三十五岁时因他放牧的突出成绩被推选为本部落酋长。人们对克洛酋长十分尊敬，但对他的放牧技术和奥秘最为了解的要算他的夫人布洛了。

克洛和布洛是同一部落的兄妹，布洛比克洛小五岁。从克洛放牧的第一天起，小布洛就跟着他在后面玩耍。开始时克洛也和其他牧童一样，拉着长鞭，跟在羊群后面瞎跑，布洛跟不上，急得在后面啼哭。克洛为了布洛能跟上，想尽量让羊群跑慢些，可是没有办法。时间长了，他发现羊群总是跟着头羊跑，于是二人单跟头羊，有时甚至将布洛放在羊背上，这样省力多了。克洛虽然跟着头羊，却无法控制头羊，克洛想去的地方头羊不去，头羊要去的地方克洛又不想去。

“克洛哥，头羊为什么全不听你的，而你总听头羊的呢？”小布洛骑在羊背上，歪着脑袋问克洛。

“是呀，为什么头羊不听我的呢？”克洛无法回答布洛的问题，只是这样重复地问着自己。

他开始注意观察头羊的行动，原来头羊奔跑始终与地上的青草有关，大凡一片草地吃得差不多了，头羊必带头离开，然后满山遍野地兜转，直至找到理想的草地。

“我为什么不能代头羊找草地呢？”克洛这样想。于是他试着实行。当羊群还在原处吃草时他就开始物色新的草盛之地。待到此处吃得差不多了，他便驾着头羊，向事先物色好的新地点转移。开始颇为吃力，头羊总是和他作对，过了一段，头羊觉得跟他走并不吃亏，也就顺从了。克洛高兴了，每到这时，一手牵着布洛，一手驾着头羊，嘴里吹着口哨，顺当地向新地点转移。时间久了，头羊无需再驾，只需吹响口哨，羊群就不紧不慢地跟在后头。

“克洛哥，你倒变成头羊了。”布洛这样取笑说。

从此克洛丢了羊鞭，凭着自己的几声口哨，携了布洛，领着羊群，单寻那水草最为丰盛的地方悠转，羊群也就长得更加肥壮。

一天，布洛跟着克洛，转了几个山坡，老是落在后面，而且几次摔倒。

“你今天怎么啦，总是跟不上，又总是摔跤？”克洛问。

“我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啦，老是瞌睡。”布洛说。

“瞌睡？是不是病啦？”克洛关心地问。

“不病。”

“不病为何瞌睡？天还大早哩！”克洛说。

“我也不知道为何瞌睡。只是今早家里有客，饭菜挺香，我吃得饱。”布洛说。

“吃得很饱就瞌睡？”克洛觉得奇怪。

“是呀，我每次吃饱了就瞌睡，吃得越饱，瞌睡就越多。”布洛说。

“怪不得你又白又胖呢，原来是吃得饱，睡得好。”克洛说。

布洛没有回答，只是望着他点了点头，表示默认。但到底是与不是，她并不明白。克洛却不理会这些，但见他一动不动地坐在牧羊人经常坐的石块上，两手撑着下巴，眼睛直望着羊群，呆呆地想着什么。

“你也想长胖吗？克洛哥，只要多吃多睡，也会胖的。”布洛说。

“我不想胖，但我希望我的羊群肥胖。”克洛回答。

从这天起，克洛改变了他放牧的习惯，当他看到羊群一只只吃得肚子鼓鼓的时候，便将它们领到一个无甚青草而阳光充足的地方，让它们就地卧下。羊群因已吃饱，也不走动，一面晒着太阳，一面回嚼着匆匆吞下肚的食物。

五年过去，克洛成了半大汉子，布洛也成了半大姑娘，她回到娘身边从事养殖与女红作业，而克洛在他的放牧功夫上愈益长进，名声逐渐在全部族内传开。二十岁那年，他与布洛成了亲，三十五岁时因老部落酋长的推荐当选为部落酋长。开始他死活不干，说他只会牧羊，不会别的。老部落酋长开导说：

“牧民与牧羊全是一理，牧羊在于羊壮，牧民在于民安。你能那样尽心尽意地体察出牧羊的诀窍，自然能琢磨到治国治民的道理。过去你心里装着羊群，所以羊群肥壮；今后你心中装着部落，部落也必然兴旺。”

克洛从老部落长的谈话中得到启示，加之又得到布洛的鼓励与支持，于是大胆承担起了部落酋长的责任。二十年来，仍像过去牧羊一样，从不拿鞭子在后面赶，而是坚持自己走在前头带，把个被中原人视为野蛮的骊戎治理得民殷国富。

这天下午，克洛酋长带着他两个心爱的女儿从牧地回来，未进宫门，就听说有几位翼城的公子到来，于是让女儿自回后宫，自己径去议事厅会客。

“我要和阿爸一路去！”十九岁的长女骊姬说。

“阿爸会客，你去作甚？”克洛部落长制止说。

“我也去会客呀！阿爸没有儿子，将来这骊戎还不由女儿我来管理。如今不学会会客，将来怎办？”骊姬撒娇地说。

“就你嘴硬！阿爸这酋长是从几十年放牧经验中得来的，你阿妈五岁时就跟着我放牧。像你这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能管好部落吗？还不快带妹妹进宫去。”克洛虽然口上这样批评女

儿，但心里却隐藏着对她的无限抚爱。她有超人的美丽，更有超人的心计。克洛真想日后有一天向部落推荐她来接替自己的职位。

克洛来到客厅，以公子贤为首的翼城十位落难公子已经在座了。

“不知列位到来，未能远迎，多有不恭。欢迎光临！”克洛见了十位公子，热情主动地打着招呼。

“我等身蒙大冤，幸而不死，万望驷主见怜，搭救我等性命！”公子贤说着，十个人一齐跪下，涕泗交加，十分悲戚。

克洛慌了，急忙去扶公子贤。公子贤只管哭泣，哪里肯起。又试着去拉别人，一个个尽管伤心嚎哭。他只好再回过头来拉公子贤，带着几分勉强，将他扶了起来，在长椅上坐了，自己倒伏着身子，用力撑住他双肩，鼻尖对着鼻尖，然后问道：

“公子为人，向来坚强。当年曲沃并晋，也不过只咬了咬牙，今天为何这等模样，这究竟是怎么了？”

公子贤止住了哭泣，但没有立即回答，只是用他那痛苦的眼神久久地望着眼前这位少年时在打斗中结识的朋友。

公子贤与洛克同年，虽然生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家庭，却有着一段大体相似的经历。原来这公子贤虽然贵为公子，却不愿过那养尊处优的生活，从十五岁起，就随着自家的牧队在外放牧。诸侯宗室的放牧规模自然不是克洛的单人独牧可比，牛羊无数，牧犬成群，支帐为炊，行李什物又有众牧奴分管。一年夏天，公子贤随着牧队沿洮河向东，渡过沁河，那里是人迹罕到的大草地。公子贤高兴极了，安下帐篷，让牛羊自行栖息，自己带着手下牧奴，高头大马，沿着沁河，向南向北驰骋。先向北走了一昼夜，除了到处青草外，什么也不曾看到。于是又往南走，急驰半日，远远地看到了左边连绵起伏的高山。有那晓事的牧奴告诉他，说那是著名的太行。公子贤来了兴趣，命牛羊南下，逐步向太行靠拢，他要上山去看个究竟。

庞大的牛羊群沿着沁河向南滚动，公子贤则在牧奴的簇拥下随后缓行。忽然一天，一个牧童打扮的少年来到帐前，对着众人，高声问道：“这牛羊群谁个是主？”

牧头循声望去，见是个个儿不小、衣裳不大的穷牧童，知道没什么正事，于是跨前一步，站了出来，答道：“我就是主儿，你待怎样？”

“我不怎样！只是请不要以大吃小，圈了我的牛羊，得如数还我。”少年回答。

“你这穷样，能有几只病牛瘦羊？老子自己的牛羊还数不过来呢，谁耐烦圈你的！去去，不要在此挨打！”牧头说。

“你不圈我牛羊，我怎会明白无故找你？至于说打，你家爷爷多年独自练拳，苦于没个帮手，正好借重。”少年略带几分挑衅地说。

这少年正是克洛。克洛说的也是实话。自从布洛留家不出，一个人放牧极觉无聊，于是舞拳伸腿，翻腾跳跃，练起了拳脚。只是无人指点，又没个对打的伙伴，也不知道练的是否对路。今听说要打，故不仅不怕，反而来了兴头。

“我说你这小杂种，敢情活得不耐烦了，来此撒野！”一个好事的牧奴站了过来。

“你敢骂人！”克洛圆瞪着双眼，厉声喝问。

“骂你是轻，再不滚蛋，小心挨打！”牧头插话。

克洛见牧头一再说打，火了，舍了牧奴，对准牧头胸口，猛地一拳。

牧头仗着自己人多，虽然口上说打，却没半点防备，没想到这少年抢先下手，一拳将自己打出一丈以外，而且重重摔了一跤。他吃了痛，顿时火起，用力爬了起来，两手一招，左右各有一人站出，摆出三面包围架势，步步向少年逼来。

“退下！好汉打架，一来一往，岂有三人吃一之理！”一直在旁边看着的公子贤开口了。说着将披风一甩，紧了紧衣袖，准备

亲自动手。

“公子！”众牧奴怕他出事，一齐叫了起来。

克洛听人叫他公子，知道他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于是，两手一拱，恭敬地说：

“禀告公子，在下是来讨回牛羊的，并非寻衅闹事。适才那位大哥出言不逊，在下才失手打了一拳。今公子亲自出阵，在下岂敢无礼！”

“什么公子婆子，打了再说！你若打赢了，牛羊随你挑选。”公子贤说。

所谓年轻好胜，全然不假。这公子贤本有众多打手在，却偏要亲自出马，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好胜。克洛见解说不脱，只好迎战。可他又从未和人交过手，不知是何打法。好在这被称作公子的少年很懂礼数，但见他两腿微微一蹲，双拳一前一后护住门户，摆开架势，说道：“你既主动寻我，你就是客，请进招吧！”

这克洛也不知什么叫招，平时练拳，凭着一身力气，总是拳脚并举，而最得意的动作是所谓鹞子翻身。这鹞子翻身照说也并无什么了不得，即全身跃起，左手握拳看好门户，趁着身子旋转的瞬间，右手与右脚同时出击。只是克洛练得娴熟，平时往往将走路与练拳结合起来，因此动作十分敏捷，一旋紧接一旋，根本看不清他何时起脚，何时着地。现在听说要他进招，想来就是让自己先动手了。于是双手握拳，一上一下，接着全身跃起，施展起他的鹞子翻身，狂风般卷了过去。公子贤虽然也练过这招，并练过破招的路数，无奈克洛动作特快，自己尚未清醒过来，头上腿上早中了几记。克洛见了，也不再打，收住拳脚，退回原处，问道：“还要打么？”

“我还没进招呢，如何不打！”公子贤没好气地说。

众牧奴见他脸上已经青了几处，上前劝道：“公子别跟他一般见识，让奴婢们来收拾他。”

公子贤也不回话，摇了摇手，向着克洛喊道：“看仔细，爷

爷要进招了!”说着一招五雷轰顶，有如迅雷闪电，对准克洛脑门，猛击过来。

这是公子贤的看家本能，因为出手特快，所以很难对付。克洛也不接拳，照旧腾起身子，手脚并用，由于腾跳时身子稍斜，公子贤的拳头紧靠他面皮悬空穿过，而克洛的拳脚却重重地击在公子贤的背部和腿部，公子贤站立不住，跌倒地上。

“亡！给我往死里打！”奴头一声吆喝，众牧奴一拥而上。

“不得无礼！本公子有话在先，他赢了，牛羊任他挑选！”公子贤说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我不挑选，只求还我自己的。”克洛说。

“这就难了。我这儿牛儿上百，羊儿成千，到哪里去找你自己的？”公子贤说。

“这个容易，只要公子许可，我一声唢哨，它们都会拢来的。”克洛说。

“如此甚好，你尽管吹来。”公子贤和众牧奴都来了兴趣。

“多谢了！”克洛说罢，转身对着庞大的牛羊群，吹响了口哨。哨声一声紧接一声，牛羊中渐渐有了反应，开始只昂头听着，接着翻转身来，见了克洛，欢快地跑了过来，一只两只，直至全部到齐。

公子贤十分高兴，留他在帐里住了几日。临走，又送他一些牛羊，从此两人成了朋友，后来克洛作了骠戎主，往来更加密切。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公子贤才领着地大难不死的几个兄弟叔侄前来投奔。

“公子有甚难处，尽管说来，只要我克洛办得到，哪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克洛见公子贤眼神中藏着无限言语，不好说出，于是这样表示。

“如此感谢骠主了！”一语未了，公子贤悲从中生，又哭泣了一回。克洛知道，悲痛结在心里，是要憋出病来的，也不催他。直待哭得够了，公子贤才将士芴如何用计，献公诡诸如何诱杀翼